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四二七

潛虛文鈔四卷潛虛詩鈔三卷 翁咸封撰

一

南來集二卷婁東詩草五卷彭門詩草四卷木蘭堂吟草二卷三至彭門

詩草三卷附補遺袁浦詩草三卷四至金閭詩草二卷兩至袁江吟草

一卷金陵吟草二卷 鰲 圖撰

九三

習靜軒文集二卷習靜軒制藝二卷 鰲 圖撰

三〇五

師竹齋集十四卷 李鼎元撰

三六一

永報堂詩集八卷附艾堂樂府一卷 李 斗撰

五〇一

瞻袞堂文集十卷 袁 鈞撰

五七五

潛虛文鈔

潛虛文鈔目錄

卷一 序 壽序 記 書 書後

子游巷陳氏族譜序

江氏族譜序

許朗軒試體詩稿序

詒封恭人張母王太恭人九十壽序

朱母許孺人五十壽序

外姑許母李太孺人七十壽序

方母金孺人七十壽序

困學齋記

潛虛文鈔目錄

與馮仲廉先生書

復陸固亭書

與曾勉菴書

與張鹿樵書

書徐節婦殷孺人行略後

卷二 傳

楊貞婦翁孺人傳

周節婦黃孺人傳

許節烈婦蔣孝烈女傳

節婦王慧許在璞吳靜傳



章烈婦焦貞烈女傳

葉張二烈婦傳

司馬范二王四烈婦傳

潘烈婦劉許二節婦傳

厲烈婦傳

卷三 傳

王貞婦傳

陳烈女王烈婦傳

王氏節烈二婦傳

鄒節婦歸烈婦李貞女傳

潛虛文鈔目錄

趙烈婦趙節婦周貞女傳

聞沈王華四孝女傳

曾倪蘇何四貞女傳

汪陳二節婦張烈婦傳

卷四 傳 書事 墓銘 墓表 贊 祭文

解翁小傳

黃君家傳

羅烈女傳

乙烈女胡烈女台傳

臧烈婦解氏傳

徐貞女傳

書錢大古女事

陸女墓磚銘

葉節婦張孺人墓表

硯耕陸丈像贊 并敘

祈兩文 代唐陶山先生

祭曾默齋先生文

祭嚴珍芸同年文

祭錢節母王孺人文

祭周節母黃孺人文

潛虛文鈔目錄

先君子壯歲卽肆力於古文辭願以體素羸不

能多作晚年命伯兄錄其副爲一冊隨時刪改

尙未寫定心存弱冠而孤偉替世業嘗按求遺

藁及友人處所藏書牘復得數篇日月不居大

懼久而失墜謹編成四卷鈔諸文梓庶永厥傳

刻成而伯兄已亡不及見矣彌深感愴道光二

十七年歲次丁未九月既望男心存謹識

潛虛文鈔卷第一

常熟 翁咸封 紫書

子游巷陳氏族譜序

陳存初先生纂族譜成以授余余受而讀之簡而有法質直而可信異乎世之好為夸誕以自誣其先者先生之言曰非吾族者貴顯勿援是吾族者微賤不棄即合敬同愛之中寓類族辨物之義嗚呼此有道之言而仁人孝子務本之至意也古者小史之職奠繫世辨昭穆繫世奠則知祖禰之本原昭穆辨則知子孫之倫次所謂宗法也記稱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大

潛虛文鈔卷第一

宗一百世不遷小宗四五世則遷此宗法之善也宗法既立各以其情之親疏而為禮之等殺其服則由齊衰而大功而小功而緦麻而袒免其合食則齊衰一年四大功三小功再緦麻一其四世而上則冠取妻必告死必赴其五世而下則宜弔者弔宜免者免唯其等殺之禮皆出于親親之情故繼禰之宗必親其昆弟繼祖之宗必親其從父昆弟繼會祖之宗必親其從祖昆弟繼高祖之宗必親其會祖昆弟小宗各親其親而大宗乃合小宗之所親而秩敘之其辨之愈嚴斯聯之愈固夫然後同族之人其氣莫不相通而歸于一本記曰祖遷

于上宗易于下又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皆務本之謂也後世宗法既廢而譜系之學與譜系之善者亦足以維宗法之窮而謬妄者或從而滅裂之稽諸史傳晉孫旂子弼與孫秀合族北史杜銓傳與杜超合族以趙郡屬魏郡而為之宗正南史韋鼎傳與韋世康合族攷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辨論昭穆作韋氏譜厥後其風日甚凡同姓而不同族同族而不同望者往往聯為一家夫以人心之不公也生平無所樹立而惟工于繫援豪強者植黨營私單寒者慕勢趨利遂至舍其本支而附于他族他族有富貴赫奕者不問其行輩不

潛虛文鈔卷第一

計其年齒而父事之而兄事之且以誇耀于眾而恬然不知媿至其本支之鰥寡孤獨啼飢號寒而瀕于危殆會不過而一問之譬之種樹抉其本絕其根而欲求華實枝葉之茂得乎先生之為是譜也合乎古人之宗法而不涉乎今世通譜之弊可謂知本者矣攷鄭樵通志陳氏有四舜之後以國為氏者也它如萬年之陳本白氏廣陵之陳本劉氏而侯莫陳之後亦為陳氏譜不具述而斷自南宋福一公始不敢誣其祖也管一德常熟文獻志邑中陳氏有六子游巷陳氏先生之宗也它如縣前陳河東陳河西陳西門陳楛樹陳譜不附載不敢

素其宗也余觀于游巷陳氏獨以孝友傳家其視他陳氏之以富貴功名顯者異先生承其世德而篤于行誼譜中所載述祖德以訓其子孫使曉然于尊祖敬宗收族之道尋其統繫而恩義以立洵乎先生之能務本也余家與陳氏爲婚姻余于先生爲通家子習于先生者久有以識先生之用心而于是譜乎徵之故不揣樛昧而爲之序云

潛廬未鈔卷十一

江氏族譜序

昔眉山蘇氏作族譜立法簡嚴論譜牒者尙之顧其義例雖本禮經而猶未協乎人情後之作族譜者或變而通之亦時勢異也蘇譜不及始遷祖曰親盡也吾聞親盡則服除親盡則廟祧譜不可以親盡闕也若世本若世家罔弗溯其始祖也蘇譜書子不書孫曰著代也吾聞冠以著代昏以著代譜不可以著代限也禮祖若父命名必告閭史閭史書爲一一藏閭府一獻州史不聞以子若孫異也蘇譜自其父以至高祖皆詳且尊之而他則否曰吾所自出也古者司商協名姓小史奠繫世辨昭穆公之也今於其所自出獨詳且尊則是私之也噫蘇氏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於是乎作譜若譜作而有所私則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一人之分爲塗人反自其譜倡之也由此言之蘇氏之譜法固亦有未盡善者也吾觀東海江氏族譜與蘇氏譜法異其世系圖溯自前明守禦千戶諱龍重本也敘世職自一世至十一世敘宗支自一世至十七世明繼續也某名某字皆書功業行誼皆書仕不仕娶某氏某年生某日卒葬某所皆書其不知者始闕焉紀實也蓋蘇氏以其譜爲一人之書而江氏以其譜爲一族之書故其義例不得

潛廬未鈔卷十一

四

不異也然則江氏愈乎曰是又不然君子之論事也稽諸古必證諸今譜法亦然蘇氏鑒唐代通譜之弊故其立法也嚴刻石於高祖墓列名者不過百人今江氏自始祖以下支派皆可考其族衆且數百人然則蘇氏所譜者小宗之法也江氏所譜者大宗之法也小宗之法主恩而以義斷之大宗之法主義而以恩聯之君子之於譜例無所執焉準諸禮以求合乎人情而已矣江子肇喙江氏之雋也以其族譜質余其文固不逮蘇氏而用意則有可取者爰辨其義例以復之云

許期軒試體詩稿序

余與許君期軒交最久期軒余妻弟也年少於余後余一歲補博士弟子同肄業虞山書院攻制義爲詩古文辭凡試事無弗借也督學試互列高等鄉試余不獲一薦期軒屢薦不售余歎曰命也期軒奮曰兄胡悞吾誓將奪命既而余倖舉於鄉屢躓公車就官海州學博士期軒兩游中州一入京師歸而授徒里中亦僅將以廩膳歲貢候銓訓導嘗寓書於余曰此眞命也吾不能與命爭矣余得書太息久之迺復書曰昔吾與君以試事宿玉峰館金陵風雨聯牀往往衡量知名士私爲月旦

評以俟異日徵驗今儕輩中有登甲科列詞垣者矣有入爲部曹出爲守令者矣又有蕉萃枯槁屏跡邱園甚至幽憂抱病以死感憤發狂以死者矣而吾兩人之遭際顧若此信乎命之有定也其又奚怪耶今年秋期軒不應鄉試報余曰門人將梓其應試律詩余嘗恠文人學士一不得志輒作爲詩歌以抒其無聊不平之氣其詞放誕淫靡荒忽幽渺求其有和平莊雅之音者鮮矣期軒矩步繩趨窮而益勵其志行蓋能安於命者其他辭賦皆工而詩律尤細所梓不及什五皆可誦也余官博士多暇宜著書而輒以病癢今謁告省墓舟泊金昌

姜敘平生贈答語綴文攜歸示期軒殆必相視而笑也
嘉慶九年十一月

誥封恭人張母王太恭人九十壽序

古者士大夫無乞歸養之文而國家亦無予歸養之制
北山鵠羽二詩皆言王事靡盬而或託于采芣或託于
藝黍下之自白其情也四牡一詩亦言王事靡盬而一
則曰不遑將父再則曰不遑將母上之代白其情也夫
鵠羽變風也北山變雅也其人之不能自遂其情無感
也若夫四牡一詩爲正小雅作於文武之世維時主臣
堂陛誼若一家宜乎下必達其情於上而上必絜其情
於下乃一篇之中首曰懷歸末復曰懷歸長言嗟嘆興
感回環古人於忠孝之際必有以權衡之矣而卒不能

交盡者則以其時無歸養之事也方今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上自保傅卿尹下至庶
司百執事凡父母年七十若八十以上者胥準歸養著
爲令甲而侍御張息園先生以母王太恭人年踰八十
循例陳請得

旨允行則是古賢臣孝子所不得於其君與其親者而
侍御顯兼得之於歲其遭際可謂盛矣太恭人性莊重
寡言笑其事姑孝其相夫勤其教子若孫必以禮法會
元林立慈惠維均年登九十而神明不衰晨而起夕而
休終日端坐無倦容侍御既歸閉門謝賓客絕交關請

託惟烝烝色養以博堂上歡南陔之序曰孝子相戒以
養也白華之序曰孝子之潔白也古之孝子未有不履
潔白之行而能養其親者然則若侍御者斯無負
聖主子告歸養之恩也已乙卯八月侍御爲太恭人稱
九十壽來徵祝嘏辭爰陳詩義以侑介壽之觴焉

朱母許孺人五十壽序

余嘗讀易至家人之卦曰利女貞說者謂家人以女爲
奧主長女中女各得其正故曰利女貞巽長女居上離
中女居下二爲離主四爲巽主而皆得其正故曰利女
貞家有長嫡則其分定故中女少女同居而志不同行
則爲睽同居而志不相得則爲革睽與革家人之變也
以其非長女爲奧主也然則所謂利女貞者其義又專
繫乎長嫡矣余嫻蓉莊朱君之配許孺人有淑行嫻于
內則相蓉莊庀家事秩然有序蓉莊旣沒偕其嫡周撫
其子俾克成立女俱適士族接其婦以慈閨門之內雍

雍如也蓉莊治命析田產置冊籍孺人遵之無所更易
昔敬姜訓子歎曰母廢先人之業孺人有焉近世素封
之家嫡庶起爭端者或以貴傲賤或以少陵長各挾其
母以相抵拒其母亦各縱其子使相彈射家之傾毀比
比然也蓉莊嫡子一庶子二昆季之間有同心而無違
言蓋由孺人之待其嫡有膠木之仁育其子有鳴鳩之
德故一家之人胥服其教敦常棣之恩弭角弓之怨和
氣致祥家用平康洵不誣也朱氏世以富著孺人克守
其業家人之六四曰富家大吉四之位視二爲高故二
曰在中饋嫡道也四曰富家嫡道也始之以閑有家中

之以有孚威如而家道於是乎正然則所謂利女貞者
真可爲孺人頌也已孺人年五十其庶長子金錫余妹
婿也借其弟爲孺人壽詣余徵祝嘏之文余不敢以無
文辭爰陳嫡庶之義俾里黨知所觀法焉

潛虛太鈔卷第一

外姑許母李太孺人七十壽序

余外姑許母李太孺人年七十其子金照夔召宗族內
外親置酒爲歡會席設觴行衆謂咸封不可以無辭咸
封迺執爵而興曰吾聞母賢者子才太孺人佐外舅教
二子讀書勤有獎情有懲黽勉淬厲至於成立二子者
感奮績學卓然自樹士林推曰二許誠哉子之才由母
之賢也敢以是爲太孺人壽遂揖金照而言曰以子之
才入詞林備撰述允矣乃厄於有司十試於省輒不遇
然而太孺人不以爲戚知讀書當求在我者失一科名
不足爲累也指夔而言曰子少學於而兄願先而兄舉

潛虛太鈔卷第一

于鄉年壯且才遇合有兆然而太孺人不以爲喜知讀
書當務其大者遠者得一科名不足爲重也復言曰余
與二子共讀書二紀于茲矣寒之夜暑之晝風雨之朝
夕其勞瘁均也諷詠不絕於口丹黃不輟於手其勤懇
同也當其攻苦時心灰面槁伏枕引被呻吟若疾痛之
切肌骨太孺人必悄然以憂洎乎各有所得則愕眙
視繙紙振筆據案叫嘯意氣橫溢旁若無人太孺人輒
復驩笑以爲樂夫人之憂樂或役於貧賤富貴或動於
成敗利鈍而太孺人獨以讀書之得失爲憂樂則所以
潛勸默誘於余與二子者可知也于是賓黨交頌太孺

人之德或作歌曰南山有梧實集鳳凰爰挾兩離前輝
後光維母之懿維子之良孝慈有式敬奉壽觴重曰伊
我壽母鞠此賢子玉產於山珠孕於水令儀維則式穀
維似旨酒更酌用祝燕喜亂曰天錫純嘏保艾爾後如
瓜有甍如鳥有穀沴戾不興繁祉克受觴酒三行以介
眉壽太孺人乃喟然而嘆曰先夫子之沒也吾慮汝曹
或輟業今汝曹皆善讀克承先志吾毋耿于懷矣咸封
肅拜而退謹書之以爲序

方母金孺人七十壽序

嘉慶戊午秋余爲海州學博士浹月奉檄撫輯窮黎馳
赴州南大伊鎮往來鎮上及東西六莊與里之庠士相
接籍籍聞方子景福之賢余心竊識之然未識方子何
如人也韓子中孚曰方子之賢蓋其母金太孺人之教
也太孺人爲金公天瑞女適國學生方君國瑛孝於舅
姑宜於娣姒相夫子庀家有敘國學君旣切太孺人勵
志節克儉克勤治其家隆隆日起方子稟母教內行淳
備稱於里黨者皆可信余又心識之然究未識方子何
如人也越明年己未冬韓子來言曰方子將以獻歲爲

其母稱七十壽豫請于先生願得古文一篇爲祝假辭
余自揣樸昧無文東海之士亦罕以古文辭請者今方
子不請於達官顯人而獨請於余且不請爲駢詞儷語
而獨請爲古文意必有異乎俗之所以壽其親者余自
是可識方子之爲人矣聞之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
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晉束皙補之其卒章曰勛增
爾虔以介丕祉又曰鮮侔晨葩莫之點辱言孝子必潔
白乃心然後謂之忠養也若夫俗之所以壽其親者必
將彫飾堂宇羅列屏障續藻奢麗謂可以悅親目不然
則將開筵徵伎擲竹調絲流連歌舞謂可以娛親耳又

不然則將褻積錦繡追琢金玉焜耀其服飾玩好謂可以饜親心而飫親志而不知其失忠養之義也故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方子勉乎哉重廉恥而敦孝友詩人所戒足以爲法而余文何足重焉韓子曰雖然此方子之志也方子之所以壽其親者先生亦既識之矣不可以無一言余不能辭遂書之以爲序

潛虛文鈔卷第一

五

困學齋記

困學齋始名勿貳齋既乃易之以困學勿貳者取顏子不貳過之義也困學者取孔子所稱困而學之之義也夫既名勿貳矣曷爲易之以困學人之氣稟有厚薄清濁之異清而厚者明足以察幾健足以致決不貳過者是也薄而濁者愚而進於明柔而進於強困而學之者是也吾之材質僅僅可以困學乃驟而幾於不貳過是躡等也夫是故易之也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潛虛文鈔卷第一

六

聖賢之言各有所指也曩之名勿貳者引而進之希賢之志也今之名困學者切而責之下學之功也此易之之旨也然既易之矣則必求所以踐之之實易曰致命遂志困於境也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困於心也二者皆困而亨者也夫其所以困而亨者則固有學焉以致之其始也饑寒顛沛撓於外昏蒙眩惑汨於中殆幾幾乎不能自主矣久之而鍊其骨幹淪其性靈蓋知所用力矣而未知所得力也又久之而骨幹日堅性靈日闢勉強有功猶未進於自然也積之愈久而愚者明柔者強其境廓然其心瑩然此則所謂困而學之之實

功也中庸謂知之一成功一則是困學之所造與不貳過者無異道也陸君固亭構是齋與同志之友讀書談道於其中既定其名而屬余爲之記以寓交勉之義爰綴斯文而復之若夫寒畯之士習文藝者用口耳記誦之功爲干祿逢時之具其不可以語於困學也則陸君既辨之矣乾隆某年某月某記

與馮仲廉先生書

仲廉先生足下惠書示爲學之方廣大精深啟濂洛關閩之祕率而由之以希賢聖無難反覆誦心惕息靡甯自揣庸劣何足以語此人之材質萬有不齊譬諸草木區以有別蒲柳非後彫之質蕙稗無穎粟之收強而一之卜子之所以咎吳公也孔門論仁惟顏冉合乾坤之撰自是而降則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矣今足下乃以通古今物我天人之要概以責僕是教童豎使張顏高之弓而策跛者以夸父之逐日也其不傷筋絕脈汗流僵踣者幾希矣夫爲學之道如築臺然必立其基如澆

禾然必滋其根今僕於一家之內父子昆弟之際尙多積疚違論其他乎小學一書尙不能得其一二矧大學乎近之不圖而圖於遠實之不責而責於虛則所謂古今物我天人者且無下手處而又安能驟通乎且通儒固未易幾也僕今歲夏課讀綱目一過略知古今之迹而已反而求之茫乎未有得焉自恨材識庸陋欲得簡約者守之而又或作或輟若合若離于心迄未有定思求輔仁之益而足下教僕云云乃上達之事而非下學所敢幾也人苦不自知而務爲高遠若僕自知審矣不敢飾辭以相欺惟足下鑒其愚而啟示之鏡之文漸有

進境加以切實工夫自能日上是在明師造就之而已
率布不宣

復陸固亭書

六月杪得足下五月手書稔近履無恙甚慰甚忭會邵
二君歸班人也即天也堯友被擯天也亦人也邵君殊
冷澹會君稍熱中灰當復焚堯友既耗何似聞欲歧趨
會作札規之未審採納否足下與僕相知素矣承念僕
之困憫僕之愚而教以所不逮一則云機會再則云外
圓內方意思勤懇惟恐僕之戾于時而困頓以終也僕
不肖審之熟矣竊念人生有命或窮或通或壽或夭皆
有天焉而人不能爭來札云云將謂人力之可以勝天
乎抑謂天時之必濟以人事乎足下之明豈其昧此殆

亦過為僕計作此無可奈何之語而非竟忘俟命之說
也僕性疎懶嘗兩三旬不出門偶遇一二鄉先達不過
進見一揖啜茗一盃敘寒溫數語而已未嘗敢縱談也
性復多拘畏願廉恥自揣生平魯鈍無學術所為詩文
率枯淡少氣色不敢持示人而後進投卷先達多漫不
置省數數往則或憎之或憐而視之憎之固難堪憐之
又安可受乎夫所謂機會者求之至深也取之至捷也
交淺者不可深言遲行者不能捷獲僕之素性如此則
是僕之命也且安有機會在前乃舍富人而謀及貧士
者乎此又可一言決也願足下勿復望僕僕年三十五

耳而耳目已數易少之時聞故老言必曰方正未幾利之而爲圓又未幾而磨礪之脂澤之今則九異如水銀之傾地百孔千竅無微不至嗚呼神矣足下教僕以內方外圓之術其有取于柳子說車之指耶柳子之言曰箱方故能載輪圓故無滯此所以任重而道遠也僕以爲御是車者出康莊循正軌不難馳驟而達如舍其正路而行乎汗淖仄徑深林密箐之中則馬鮮不償而轍鮮不覆矣且方圓者規矩之謂也今以內外別之僕恐守其內必遺于外得乎外必失其內是兩敗之術也僕之所患者在乎內不方耳若外則恨其太圓矣而足下

潛虛文鈔卷第一

五

猶復云云則是僕之于世真不可通也其不可通者僕之性然也人孰不欲富貴而惡貧賤僕之困約足下深知之逐逐三千里外豈敢矯情節志作妄語高自位置乎自茲以往能博一第以娛其親已滿願矣否則翩然歸家塾筆耕舌耨以養其親以畜其妻子與二三知己談心論文以自樂優游里閭以此沒世而已爾夫窮通者命也取舍者時也僕之性不能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取媚于人而又貧乏羈棲苦寒徹骨無解衣怒馬以夸當途之耳目是卽僕之命也命在于天豈人所能爲乎三年後行止自定惟足下靜俟之舍第書來言不能

助營佳城歎甚德培堯友乞卽將此札布意未識二君以爲何如區區之私不盡所述某頓首

潛虛文鈔卷第一

五

與會魁葺書

勉葺大兄同年足下久不通問然索居無聊之際未嘗不神馳左右寤寐中亦時或遇之想足下勞攘靡甯未必如弟之靜而多感也夏五月得牧庭書知慈闈納福眷屬安和殊為欣慰惟聞受嶽二姪天折不勝驚惋徐思此亦命數無可如何第足下又添寡婦孤孫之累必俟十餘年後庶可卸肩此則為尙平納悶耳聞尊署摒擋頗艱甚至典質度歲尊體積勞患頭風又委解陝西餉廉吏勤職分宜受此磨折無足怪也昔岳忠武云文官不愛錢今之文官誰不愛錢者弟見作校官者罔弗

潛廬文鈔卷第一

五十一

豔羨縣令蓋以縣令要錢易而校官要錢難也殊不知縣令有錢而禍患亦隨之校官無錢禍患亦不至焉故校官殊足優游而縣令深可危懼彼矮人觀場者特未之見耳今足下作縣令乃至典質度歲庶幾不愛錢者乎持此不變其可免於禍患矣海州去歲水旱迭臻弟奉委查災放賑歷七鎮督一廠幸唐使君信任得行素志約束吏胥力除積弊始免貽誤臘月中他廠弊發復奉委補放四鎮除夕元旦巡行荒野至元夕後方回大抵賑務之壞其在者不可知而其下則起於委員委員與吏胥地保串通一氣侵上剝下肆意分肥以致有

名無實窮黎失望私心常深痛之至於校官奉委向稱美差貪懦者隨人播弄其能持正者羣小百出其伎倆以相誘而相欺私心尤深恨之弟此番辦事尙多未淨之弊惟手散萬金而不名一錢庶幾免於罪戾足下有臨民之責儻遇此等事不可不深察也弟學齋清苦日甚素性迂拘閉戶謝世務去年授徒藉脩脯餬口今年入夏苦旱飛蝗蔽天斗米至八九百豆粥麥飯尙屬不易所喜荆妻知理無交謫聲兒婦亦能承順小兒解讀書今夏甫作制義即能成篇多至千餘言少亦不減七百字雖叢雜無法而粗枝大葉卻有蓬勃之氣皆冷官

潛廬文鈔卷第一

五十二

樂境也生平志嚮謂作校官可以多讀書學為古文辭乃緣多病精力日衰齒落髮白眼矇矓不能銜下讀作一短札亦執筆思索字句如此形狀不已成廢物耶命薄者不能自立想足下聞之亦必拊心太息也某頓首